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成都文類卷二十七

宋 扈仲榮等 編

記

官字二

新建備武堂記

呂陶

安危治亂之變豈不難合哉人之情狃常習故舍先機
取後患蓋亦多矣今朝廷所謂外憂者無如西北故秦

晉趙魏皆宿勁兵為之用治軍抗武於政最先而天下之勢亦以為最重重輕者天下之異勢安危治亂所從出易而無備則變逆之資也漢之衰冀州之兵起唐之季桂林之戍叛禍結不解乃底滅亡前轍往鑒足以懲警議者知三路之為重而不知蜀之不可為輕豈善計乎夫蜀之四隅繇亘數千里土腴物衍資貨以蕃財力貢賦率四海三之一縣官指謂外府北倚劍閣險絕天下東連獐獠蟠聚深固西南皆蠻詔自古獷彊唐天寶

後嘗與吐蕃并力以二十萬衆三道入寇又嘗止成都
西郭大掠華人數萬而南方其王政衰圯則姦豪憑險
自安或七八十載不以賦稅歸中國吾朝混平宇內恩
柔威禦咸有深意淳化之際吏暴于上澤壅不流經制
燼矣民心懷危盜盛而作起甲午距庚子七年三亂狂
夫一呼羣應如響今日取某州明日陷某縣嚮風輒靡
何啻卷席之易戴白父老往往猶言其狀聞者為之寒
心然則戎防軍政敢一日廢耶龍圖濮陽吳公之開府

也馭兵如民條教詳白凡居處飲食之具與其役任之
勞逸先治以宜用一厥心乃度府門之右作備武堂所
以講師律而訓戎伍也日練月習率有定令數視屢閱
饗勞繼之金鳴鼓奏士倍其勇萬衆旁睨震動耳目實
鎮守之重務氓俗之深利也昔晉武既平吳欲去州郡
兵以銜治安雖山濤盧欽力陳大本以為非是亦莫能
用及永寧之後寇難交起則郡國無備不能制唐穆宗
初兩河既定蕭俛段文昌謂武不可躡乃議銷兵及燕

趙之亂始募市人以戰復喪河朔斯皆固不知變撥去
根本苟近效忘遠圖安能成天下之務哉蜀無事七十
有三年議者恬然不怪民尚嬉樂惡聞干戈公一旦遠
思長慮而及於此不獨為蜀之計乃為朝廷計也始民惡
兵異公之為懦夫曲士從而騰說逮其久也則曰吾將賴
之以安而說者亦愧悔不敢議易之萃君子以除戎器
戒不虞兵法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待其公之意歟
且魯有治戎之備足為世法孔子序錄附於王言春秋

書治兵大閱雖以義制文中存奧訓蓋一國之大事謹
興作也堂之成敢不第叙本末及其歲月云

辨蘭亭記

呂大防

蜀有草如葎紫莖而黃葉謂之石蟬而楚人皆以為蘭
蘭見於詩易而著于離騷古人所最貴而名實錯亂迺
至於此予竊疑之迺詢諸游仕荆湘者云楚之有蘭舊
矣然鄉人亦不知蘭之為蘭也前此十數歲有好事者
以色臭花葉驗之於書而名著况他邦乎予於是信以

為蘭攷之楚辭又有石蘭之語蓋蘭蟬聲近之誤其葉
冬青其華寒其生沙石瘠土而枝葉峻茂其芳不外揚
暖風晴日有時而發則郁然滿乎堂室是皆有君子之
德此古人之所以為貴也迺為小亭種蘭於其旁而名
曰辨蘭無使楚人獨識其真者命亭之意也

誠樂堂記

張震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富貴之適聲色之娛竒偉之觀玩
好之用苟悅耳目而快心志者世之所樂而君子之所

大戚也。智士喜權變，才士喜功名，辯士喜談說，法士喜刻深，文士喜彫篆，以為吾之所為，足以為世用，異乎彼之所樂矣。而曠達者，笑之。至有採於山，釣於淵，逃焉而不返，曰：吾無累乎中，無慕乎外，以休吾形，而遺乎世，自以為至樂矣。然使其無得於心，無見於道，則其所謂樂亦非吾所謂樂也。天下有至樂，無有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夫天地之間，萬物之變，蓋亦多矣。得其一，必遺其二；是故得之則喜，失之則悲。

未有能兼焉者今也反於吾身尚有見焉居天下之物
無一不備於我者處於斯出於斯造次顛沛於斯斂之
善一身推之善天下唯吾所為無不可者吾不既樂矣
乎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夫
知之者如耳之所聞好之者如目之所見樂之者如足
之所履誠與不誠異也自吾所有而安之是之謂樂充
吾之所樂以至於不知其所以為樂是之謂誠顏氏之
樂樂夫此而已府治舊無書室震始作堂名之曰誠樂

抑退而游息焉噫吾豈真有得於此哉姑識其日月以
待後之君子庶知其志云爾

分弓亭記

范暮

蜀自岷山沫若水外即為夷境熙寧以來歲遣禁旅更
戍今留屯成都者合土兵凡十有七營邊久無事軍政
廢弛游手工技皆得編名籍中而鎧仗麾幟至朽敗不
可用乾道六年蠻寇雅之碉門九年犯黎之虎掌殺州
從事掠居民以去勢駸駸若無所憚上憂之命敷文閣

直學士吳郡范公自廣西經略使徙鎮全蜀公至即以
練兵丁繕保障抗章驛聞上賜詔嘉獎於是簡士卒之
驍勇者別為一軍壯且少者次之罷遣其老羸者日示
以作坐進退之法亦非風雨不休而尤致意於射以為
蠻夷所恃崎嶇大山掩翳叢木出沒其間若猿獠然吾
禦之者非刀稍所能及乃取弓人於綿弩人於閬相膠
析幹治筋液角極六才之良闢廣場於府舍之北築亭
西向摘杜少陵酬嚴武之詩名之曰分弓時輕裘幅巾

引數百人按試技力而賞罰其勤惰未幾軍容一新悉
為精銳蹶張者至千斤挽強過六鈞而命中者十八九
於戲盛哉公嘗至亭上顧語其屬曰誰為謂蜀兵孱乎
牧野誓師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與焉蓋今東西蜀與巴
郡是也諸葛贊皇二公勲烈偉矣其平蠻討魏飛星流
電之軍豈盡出於西北哉士不素習而使之操弓挾矢
馳危陷阨未有不顛仆者非獨蜀軍然也今吾軍既練
於昔而猶有所慮大抵興滯補弊用力甚難而敗之至

易經營終歲而荒之十日前功蕩然矣故曰屢省乃成
欽哉功成而弗省省而弗屢此唐虞君臣之至戒而吾
亭所為作亦欲取以自近而數省之耳公大儒退然若
不勝衣而經綸方畧小用之已如此况擴而充之乎所
謂收滴博之戍奪蓬婆之城又何足言哉亭勑於淳熙
乙未之季秋成於明年之仲夏命暮識其歲月故併公
語記之

雄邊堂記

王敦詩

成都據右蜀之會近歲併川陝宣撫司建四川制置使
即其地為治所總全蜀六十二州幅員數千里其西南
與蠻夷接自關河震擾外控秦隴北又與狄為隣始置
三大將領西兵分護蜀口而禁旅散在諸州勢分力單
教不以律忽有警何異歐市人戰乾道九年吐蕃賴苗
與奴兒結犯沈黎遠近騷然諸郡兵弗能扼乃調西兵
臨之然猖獗不常殆無寧歲熙淳四年上命今龍圖胡
公來帥蜀公既下車亟布寬大之令興滯補弊內固邦

本外飭武備申以威信截然其不可犯始公未至蜀首
奏乞增戍西兵以示彈壓至是軍聲益張越明年奴兒
結自縛欵塞賴猫相繼稱藩互市復通內寧外謐廓廓
然無一事公方深思長慮以為蜀久遠之圖因考古所
以用蜀如諸葛孔明志在中原而得蜀後首決南征之
策五月渡瀘擒縱孟獲如視童孺逮其心服然後為北
定之舉蓋方經畧中原而猝有腹心之憂倉皇內顧則
幾事去矣此孔明所以先事南方之意也矧我皇上內

修外攘方有事於規恢合吳蜀長技以掃清中原則所以整師修戎以為不測之備者庸可緩哉而陳子昂猥謂蜀士虺虺不知兵蓋亦未之思爾且唐中世吐蕃與南蠻合兵寇成都蜀人被其毒為螫其後李文饒鎮蜀建籌邊樓圖山川險要料簡士卒廢遣獐耄率戶二百取一丁號雄邊子弟弓弩鎧甲極其精良而二邊寢懼踵接降服則蜀兵可用較然明矣公即推本其遺意條上利害乞於本道選內郡精兵千人集之成都建營屋

一千二百楹以居之日給米鹽與成都之兵朝夕作大軍之法月一臨閱第其藝之高下以黃白金犒賞之凡器械軍行之物無一不備皆出創製又各為其副二千以備闕壞無幾何藝日益長營壘器械麾幟色氣日益精明於是蜀之兵備隱然如一敵國遠近見聞有畏有恃又建堂於廳事之西列兩庫於左右以貯軍需甲仗之屬暇日合將士習射於其上而旌別之遂冠以雄邊之名軍須緡錢十萬不取於他皆出於節約之餘以充

悠久治兵之費既成命敦詩記其事夫天下之勢合則強分則弱此必然之理也今蜀口聚兵而內郡武備漫不講非獨失居重御輕之權而機會之來一旦出師又無以鎮其後豈不敗乃事今公能於閒暇建萬世之長策立經陳紀百廢俱舉使大夫士人人如公憂國之心夙夜不懈天下事其有不立者乎公嘗謂夕郎為內相皇上蓋深知其才可以大用今施設見於蜀者特緒餘爾敦詩將指期年目覩公之行事章章如此既承命紀

述不敢復以文學淺陋辭敬再拜而書之公平江人字長文兒童走卒知之舊矣復著之使來者知雄邊之備與斯堂之建自公始

新建制置使司僉廳記

呂商隱

國朝分蜀為四路以益利及梓夔比路置兵馬鈐轄為率建炎用兵樞臣宣威蜀門始併四路而統之又創安撫使於成都仍兼本路鈐轄以總一路軍民之寄紹興初又罷宣威命成都率為四路安撫置制使其事權與

宣威等是後兩大司更為廢興治所亦異至其控御廣
藩寄專上分天子西顧之憂則一也故制置使必擇有
文武長才知大體負重望極漢廷一時選者淳熙四年
二月以敷文閣直學士吳郡胡公為之公有氣節文章
為上所器歷螭坳詞掖登瑣闥驚坡地近職親眷寵殊
渥迨夫刺姑熟典留鑰行都入從出藩赫赫卓有聲績
且嘗館北使慷慨不屈以片言單詞逆折其强悍難塞
之請上謂可大用以是命中外皆以為得人公仗鈇鉞

道變潼以至於鎮所過延見吏民訪問疾苦當此時敵國方和北鄙無兵革鬪爭之聲惟內郡之民財用竭於征推訴訟抑於無告與夫西南二邊疆場之備弛於因循者公率日夜究切之大者驛書小者立行陽開陰闔曾未踰年衆政並舉邊圻夷晏治聲流聞上游數千里廓廓無事先是制置使既置罷不常苟寓幕府於故錦官樓下上漏旁穿岌然欲壓公暇日顧瞻謂非所以嚴大行臺者於是撤而新之樓建於呂汲公有汲公自為

記公重去前人之迹仍因其制益以重堂翼廬前榮後
室署議有所退休有次壯觀宏深始稱西南方岳之體
既落成公命商隱記之商隱復于公蜀古為重地而鎮
蜀率用名臣然未有併總四路無事則兼制軍民有事
則專司征伐權重責大如今日者自兩漢以來始重叅
佐之選至唐而尤盛非昔望士不見羅致其後以將相
以勲業顯者多自幕府出蓋其識畧材具已見於為叅
佐之時矣如商隱輩固陋焉足以稱是選公今隆其賓禮

壯其居室所以待吏屬至矣凡受署於此者可不勉思所以副公待遇之意哉公筴曰然遂以為記

雄邊堂芝草記

崔淵

淳熙四年上命敷文閣學士胡公為四川制置使兼之成都環六十州官兵號令實聽于制置使而成都為治所成都道控十六州而六州邊焉有警急書先至成都異時黎州羌夷反羽檄下諸郡之卒輒奔不利青羌奴兒結大侵曠歲不解至取兵於御前諸軍兵車往來內

郡苦之公至布宣天子大惠建大將旗鼓陰練士馬調
穀積要害處選職任太守往諭威信與除前患復故約
夷請命下吏絕徼毋擾公始歎曰國家混一區宇畫大
渡河棄夷不用夷且內屬歲貢名馬求通於中國中國
許之市以收夷心邊有夷僧或導之繹騷守者坐愚或
生事皆非其故也何至以大兵長技與之較勝負哉顧
今西兵十萬日夜勇於攻戰以向中原乃用之荒寒種
落之地亦過矣於是蒐諸郡羨卒聚之成都率用西兵

技擊之制行有部曲居有營次勲勞有賞軍須有庫閱
習有鎧甲凡千人為軍軍成名曰雄邊以其事上聞天
子曰噫惟吾信臣實董西事邊備既飭軍制既定西方
用人時惟休顯哉其所上軍書奏可公拜手稽首奉揚
天子休命作堂於府榜曰雄邊以稱上指脩梁飛榮萬
瓦鱗次氣象宏偉與邊俱雄堂成於夏五月甲子冬十
月己亥芝草生於堂之右楹一本九疊西出而東向扶
疎秀穎如傳記所載瑞物可考不誣羣士大夫幕府將

佐悉來聚觀顧瞻華堂翼翼沈沈和氣上蒸磅礴宛轉
咸曰異哉自堂之成軍威益振邊益不搖事定民安蓋
有日用不知者而呈祥效異乃發于無情之草木其占
為安静静為福為祥皆以和致方公之為此堂也雖曰
用意於邊而握機制勝和衆安民實公之本心衆和而
民安機靜而不動因時閑暇降登斯堂舉酒屬客燕樂
侃侃歌詩頌聲更出迭奏當是時也邊無夕烽卒無踐
更且無傳箭滇以西粵雋以南名王係屬天馬來下祥

風所被自遠而近達于軍門升於屋梁煌煌晨敷是生
斯芝以表和祥安靜之應而為斯堂之瑞焉君子視履
考祥非眩怪以詭俗侈美以夸世所履之徵即休祥之
證且公鎮蜀於今三年用靜之吉不但因邊無事而致
然也蓋蜀之害未盡去者曰茶曰鹽歲下詔書議蠲減
執事者用計出奇項背相望不知其幾公獨用全力訖
底于成置局講求遣官請署凡所以動心忍性合異為
同奏牘如山飛章如雨越二年而減放之旨下茶園之

放枯衰者為錢楮十有五萬鹽井之減虛額以緡計者
四十七萬九千有奇議定而謹息事成而民悅郡縣吏
緩督逋如釋重負山林數澤無橫取皆若更生公之惠
利於蜀卓卓若此今天用祥以彰公之茂烈以發揚和
氣道達之所自以永四蜀安靜和平之福是芝也豈無
意哉唐張建封昔為徐州得白兔于符離營屯韓退之
以為武德行將有凶狡之徒束手待罪又曰不在農田
而在軍田與今雖若相類然徐州之所以感召者則未

之聞也退之謂宜奏表以承天意公乃退託不言人無
知者因命屬部臨印守吏隣陽崔淵具書本末以為之
記嘗竊念公之軍雄邊也實用李文饒故事文饒雖頗
著名迹于時然固有所甚屹屹者悉恒謀之降而竒章
沮撓固爭不能得凡其所言朝廷初未盡信至請以奏
篇寘諸政事堂之籍欲與宰相均任其責僅乃聽之其
中鬱鬱不平者多矣又何望太和交暢發為嘉瑞如今
日哉蓋公之精神上能動悟人主聽公所為而朝廷下

報書悉如公志下能訓服羌戎邊訖無事以成斯堂之美修之以輯瑞應合天人心此又公之所有而文饒之所無也然天下一理特發見有遠近大小之異公以帷幄舊臣蓋嘗鎮當塗留守建業臨江北望慨然有神州赤縣之歎分陝而西治軍振旅特其小者猶能收效致祥震耀全蜀異時端委冕弁輔相天子合謀并智掃清河洛使三邊晏然天下大治然後持此之靜以為和斂此之和以遂萬物則嘉禾朱草皆可馴致將有大書

特書不一書以詔萬世者淵非其人也

籌邊樓記

續添

陸游

淳熙三年八月既望成都子城之西南新作籌邊樓四
川制置使知府事范公舉酒屬其客山陰陸游曰君為
我記按史及地志唐李衛公節度劔南實始作籌邊樓
樓廢久無能識其處者今此樓望犍為犍道黔中越雋
諸郡山川方域皆畧可指意者衛公故址其果在是乎
樓既成公復按衛公之舊圖邊城地勢險要與蠻夷相

入者皆可攷信不疑雖然公於邊境豈真待圖而後知哉方公在中朝以洽聞強記擅名一時天子有所顧問近臣皆推公對莫敢先者其使虜而歸也盡能道其國禮儀刑法職官宮室城邑制度自幽薊以北出居庸松亭關並定襄五原以抵靈武朔方古今戰守離合得失是非一皆究見本末口講手畫委曲周悉如言其闕內事雖耆老大人知之不如是詳也而况區區西南夷距成都或不過數百里一登是樓盡在目中矣則所謂圖

者直接故事而已請以是為記公慨然曰君之言過矣
予何敢望衛公然竊有幸焉衛公守蜀牛竒章方居中
每排沮之維州之功既成而敗今予適遭清明寬大之
朝論事薦吏奏朝入而夕報可使衛公在蜀適得此時
其功烈壯偉距止取一維州而已哉游曰請併書公言
以詔後世乎公曰唯唯

惜陰亭記

京鏜

予聞乖崖張公鎮蜀時通夕宴坐郡樓上鼓番漏水歷

歷分明一刻差誤必詰之守籤者服為神明公謂鼓角為中軍號令不可不謹爾自予至成都首訪遺事所謂郡樓即今之銅壺閣也樓屹然自若銅壺則亡其實矣因詢其漏法則寅申巳亥陟降其水者凡四既無所依據其箭以七日半為等日升一刻必驟進之前部頻數不無差忒因喟然曰此人而不天豈東坡所謂毋意毋我而得萬物之平者耶知成都縣事臨邛宋朝英於漏法甚精予屬其鑄壺刻箭始更其法測午中之晷為升

箭之初畢百刻而後易仍以歷象考七十二候初末昏
明晝夜短長之數日異旬殊差布於箭似能以自然之
理求之天者復為圖鏡諸石且名以惜陰有問其然予
告之曰人性勤惰得知天而不可強也使後世皆陶士
衡則此圖為贅人不能皆上智下愚凡有懼心者即可
進於善矧人生誰能滿百藉令滿百亦不過三萬六千
日而已幼稚耄期之時且三之一前賢功業窘束於二
萬四千日之境人以壺漏為盈也而不知其年之縮也

人以箭刻為升也而不知其年之降也以器之進知年之退苟能充其涓滴之善於其身如水之盈能積其圭泰之功於其民如刻之升則予在蜀之日尚無負予惟懼也尚借此圖以銘諸座右云



成都文類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成都文類卷二十八

詳校官左中允臣塘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邱庭澂

謄錄監生臣丁模

欽定四庫全書

成都文類卷二十八

宋 扈仲榮等 編

記

官宇三

茶馬司 轉運司 鈐轄廳

都大茶馬司新建簽廳架閣記

楊天惠

茶之入以息計者凡二百萬馬之入以尾數者凡若干

而其竒贏其孳息溢于常數者不在是焉每歲以其入分實塞下又以其課登詔王府故自階文龍茂並塞之區以及洮岷湟鄯窮邊之徼凡兵若民咸指日望賜待我而後出入食飲其為利害不博且大哉利如是然其取於民者民未嘗怨而市於羌者羌未嘗厭也蓋其法市茶以平估估馬以優直惟其所便一切捐以與之故來者滋勸已則募健卒餽餘夫蕃休遽行輕騫而疾驅不涉月達秦隴則固以享十倍之獲矣其所取既不竒

而所獲乃不貲如此故由元豐歷元祐更紹聖時事數
化國是屢變至於此法莫之能改也非不欲改也是誠
有不可改也已然使者所統地大以遠故使事之繁常
稱之事鉅以繁故文書之夥亦如之凡縣官之所裁可
而行下者途無曠郵凡郡邑之所闕決而須報者庭無
虛跡日者有司嘗慮其多而易逸久而必亡也悉總為
書而類次之復闢故屋而別藏之然而因陋就痺規模
褊小下潰旁束黜昧不與文牘後至者或無所容之而

幕府治事之廳尤為褊迫羣吏晨趨肩尻踣蹠跡側
睨需次乃進前此蓋有病者矣而未遑改作之功今使
者黃公實始命揭而新焉度地若干尋為屋為若干楹
其廣若干其深若干經始於元符己卯之秋落成於明
年庚辰之冬視其中則大軸山峙方籤雲委望其表則
綺疏華煥門序峻整赤白烟發觀者增氣時彰明縣令
楊某聞而竊言曰夫金穀乾沒之弊根於胥史緣絕之
奸萌於圖書之逸亡此吏治之常蠹尚非其大者也夫

惟朝沒其一馬遺其凡暮絕其一馬闕其月積日引久
遺亡猥衆則其成法與存者幾何是其為蠹不既大矣
乎今黃公為是顧欲與成法為無窮計此其念慮深遠
矣是固不可不書也乃沐浴而書告於公而刻之

都大茶馬司新建燕堂記
楊天惠

出國門而西道伊洛經陝華度雍岐抵梁益凡為路若
干為州若干而茶馬所產與所聚與所從出入皆總於
都大使司任要且重故常選一時才能知名之士為提

舉或管勾分領其事間以禁從貴臣出帥秦中者兼制
置之任以重其權其一寄治秦中其一則治成都常歲
以其所部中分之循行廉問各以時往雖窮堡遐壘必
轍環而節撫之外薄滇窄中貫褒斜橫絕壠坻沐霜露
櫛風雨蓐食而星馳窮日力而後即安既以周歲巡之
數矣其外又有氓俗之疾苦自當諏訪官吏之良慝自
當究切與夫朝廷之詔令自當以意風告於下者皆不
可以諉人則凡州縣蓋有一再至者焉歲終則又理文

書戒徒御奏計於天子山行水宿踰月而後至已事而退又歷時而後還其任雖顯其為勤亦劇矣夫人勤而時有所息則其勤可以久息而時有所娛則其息可以安今吾使者以終歲之勤幸一日之息既至而無以為樂則人心或有所不釋雖靖恭君子初不以是為較然朝廷所以通顯使者之意豈適然邪而使者所以遠而有光華者固宜爾邪於是朝奉大夫黃公總職之二年嘗築錦堂於使居之西復築新堂於錦堂之西相址揆

日定計於功先賦材料工取成於慮始而極隆然而奧
窈然而隅翼然而色斐然高明偉麗後先翔起以其與
錦堂近故別其名榜之曰燕以為吾將燕休於斯云爾
也夫以公之治最聞天下而省府虛位十常三四朝廷
用才寧當以公為後而公亦自以才力精壯樂為時而
出之寧鬱鬱久留於此然則茲堂之設決非為一身娛
意者要以一日必葺不肯苟居而止耳公之心儻出於
此歟嗟夫茲堂締構之壯悅可於人則夫人而見之矣

乃如公締構之意獨運於心則或者殆未之見也某不
佞竊以憤憤之詞而發焉庶幾能見其端以為識者先
也

運判廳讌思堂記

文同

天下之事物常相與宜稱則文理順而制度得或鉅細
輕重一有未合率病之以為不當然遂起衆論矣區宇
之大吾宋盡有之四指之極幅員萬里旁裁直製界為
諸道其置使以轉運為名者常慎選注攸服其職底財

賦察僚吏宣布威惠顓假之柄其所與蓋已重矣惟劍南西川原懋淄沃吐庶豐夥金繒紵絮天洒地發裝餽日報舟浮輦走以給中府以贍諸塞號居大農所調之半縣官倚之固以為寶藪珍藏云其所謂佐者既非齷齪索循歲月者之所能得其所止亦當崇大閎顯與王者儀形無缺缺始云其可矣今其所謂佐者之居舊嘗一切置之尋廢既復亦政襲往制回曲痺狹不足以視清曠講燕休餘基翦然蔽沒蓬藿嚮所泣者未嘗營之

職方員外郎愛侯以經行明修所赴宜賴將漕之貳實
以才擢既至攷究內外靜煩首劇隱繆革峻潛利宣章
列城信畏俯伏觀望不煩告諭自底恬肅惟是居處厭
不如事思有以增易之使夫文理制度一與事物相表
襮矣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昔總外計其已詳此今復仗
節臨鎮於是聞侯之議志與侯協乃規斥其地墻為一
圃集材於羨命工於隙合諸意慮授以程品築隆址植
巨廈曾不累月匠以成告危譙支空廣厠延廡衡攔擁

衛牖戶通潔若翔而尚矯將蟠而復振奇巒秀嶽發遠
思於其上鮮藹珍木悅真賞于其下寬裘可以觴賓侶
靖密可以籌金穀壯哉雄乎誠大邦之崇構而外臺之
偉觀也既落之侯謂廣漢郡尉文同曰是乃昔之所可
指處今已化為佳境爾磨石以載疑事之闕將以屬子
子其謂何同曰諾退自念昔韓退之為王南昌紀滕王
閣椰子厚與楊長沙叙戴氏堂皆部吏也同今奉侯命
而紀此職正宜矣其敢以不敏辭乃次其畧刻置宇下

以夸示永久然慙不文

轉運司聿修堂記

孫抃

仁廟朝興國吳公中復為殿中侍御史於至和初彈奏
宰相梁公適貪黷怙權速嘉祐初又論宰相劉公沆挾
私出臺官補外二相皆由是去於是天下想聞其風采
帝用嘉之特飛帛大書鐵御史三字旌其直繼以文儒
二字錫之然以盡言卒不大用其後熙寧四年乃以龍
圖閣直學士來帥西蜀先是皇考屯田君亦嘗來為成

都令矣惠愛在民民思之久而未忘也至是公下車則皆感激驚喜更相告曰斯其屯田之子也邪抑嘗宰德陽宰犍為作紅桑荔支紫竹之詩以蠲民瘼而人至今德之者邪何父子之美也其為我蜀之賜不既多乎公於是知軍民之愛信也已即以簡易為政數月之間令行禁止闔境稱治時適議以永康軍為縣者公曰此地控扼威茂不可廢也又繼言曰昔王君之亂特出於戍兵之所為非蜀兵為之也議減戍卒而益蜀兵識者韙

之越明年而報政遷知長安今蜀之父老子弟思其流
風餘烈與夫望見其畫像則莫不咨嗟仰慕以為後來
者鮮儷焉於虩可謂賢也已公以熙寧壬子去蜀距紹
興辛未蓋八十年而有孫名桐以直徽猷閣來領成都
漕計初入境士民復相告曰是屢嘗以藩鎮更使指所
至有聲者邪乃今知屯田之澤固未艾也夫周人之思
召公也愛其甘棠况其子孫乎故益稱龍圖父子之遺
愛而喜徽猷之來必能率祖考攸行施大惠以庇於遠

民如魯人喜齊高子之來盟也公聞之悚然曰我家奕世載德今予不佞幸蒙餘慶優恩不墮先訓得繼承於魯大父大父以在此其或不力則何以增九原之光慰斯人之望也哉乃即公解作聿修堂退而燕休取詩所謂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之義以自志焉而屬某書其事以為坤維故實辭不獲命試妄言之昔唐李勣謂房玄齡杜如晦辛苦立門戶亦望貽後恚為不肖子敗之故臨終戒其子孫曰毋令後之笑吾猶吾笑房杜也然身沒

未久其孫舉兵覆宗卒不免取笑於後何哉蓋勸當少主房帷易奪之際顧望一言俾武氏奮而唐之宗屬幾殲焉奈何獨幾其子孫能保門閥乎由此觀之天之報施於其人其去取可知矣是以魏鄭公犯顏進諫勸其君行仁義而有五世孫暮以剛正復相宣宗柳公綽歷五院御史未嘗以私喜怒加於人而諸孫中有玘以清直復為御史大夫議者謂龍圖逢時休明知無不言似鄭公而輔相不在其身當在其子孫御史臺諫出入中

外似公綽而平昔周人之急自宜有後矧由屯田以來
世濟其美今徽猷懋德不怠用克昭于顯祖獨不得為
暮玘乎傳曰有為者亦若是公何辭焉

轉運司爽西樓記

李石

岷為蜀山之傑俯瞰井絡於天西維者皆平川也環山
四麓凡府寺州解丘里之室郊遂之居得以審勢高下
隨方廣狹敞樓觀鑿戶牖延空光揖秀色如植如負如
飛如鶩熙而陽肅而陰四時朝暮開闔晦明者皆崑山

雲氣往來日月吐吞也成都官治多勝處端倚此山向背為重異時名輩接武於此往往貪得擷取為懷袖几硯間物神明之所激妙竒異之所鍾萃浩乎廓然文章事業不論其人胷府氣象可知也頃以邊圉多事要塗貴人尚不得緩帶為治而金穀計筭跼蹐糾纏求如曩者燕笑豈弟於俎豆升降以無負西山之勝非曰不能有所未暇况俾之一日之葺茲豈其時使者潼川任公將漕西蜀方有司吞出納以幸集事獨能以約致詳以

靜制動視族庖缺折於大輒一割者處之裕如先是有
堂名讌思層堂作樓而未名大抵歲久支撐懔懔若將
壓焉者棟墨塵蝕斷碑卧草讀之則趙清獻公之經始
而文湖州為之記審矣可以躋可以宴可以憇息昔之
所在誰續誰似官如客寄屋如亭傳風雨鳥鼠不經人
意且公則壞之私則營之豈人情哉於是即舊圖新用
力不煩芟荒撥穢程績為多因以爽西名樓并繪清獻
湖州二像於壁曰吾非敢作也自有此山以來如湛輩

未問至於景行無窮斯人斯文與民之三十六峯巍峩於目者可磨也哉石竊謂開物成務此學也妙之於道任重道遠此才也寓之於仁固有以媚世為學淺粗與農圃同役以適俗為才競走與蒲博爭路智跨力攘終為菑人不知君子曰道曰仁將以澤物庇民而刻意細技有不足呈盍亦蔽之於無所思慮毓之於清曠粹夷放之於虛明爽塏窅爾心化條爾神運而天道已行矣公所以嘯咏一室以風示吾儒仁義忠厚之實且因蜀

山慘舒為吾民休戚之占非特登臨觀美而已雖然斯
未足以窺公之盡會公有旨召東去落成登樓之賦客
有未具若乃歲月大槩俾來者有考似不可無籍

轉運司綠雲樓記

劉德秀

成都漕臺之右有樓屹然榜曰綠雲今使者枯蒼盧公
所徙建也樓之始為堂於臺治之前鹿園而冠樓其上
堂曰燕思而樓未名則治平中霍公交實為之堂敞中
葺併樓以新堂仍舊名而樓曰與西則乾道初任公慥

實為之其建置命名之義有文湖州與可若李方舟知
機之記在其山川登覽之勝賓客燕游之適前創尚可
追見而後葺者固在宜無所事更矣何徙焉樓之地厥
初營主管文字公解其上實聯屬臺治一嬉笑動息必
聞於理勢俱弗順前後病之睨莫能易及是朽敝甚主
管文字司馬遠謁于公規徙其解於鹿園而以讌思爽
西者置其地且曰清獻趙公嘗為斯堂顏篆儻徙此適
與琴鶴堂相峙於事宜為稱公默揣漕計歲入有齊限

且環一道郡十餘卒有水旱羨補不足將不給顧安所
取贏資以事茲役間閱籍得自變漕移此時僦舟費若
他道之饋遺總為緡二千九百有奇皆前至不用而歲
之官帑曰吾於是乎有資矣即兩撤而新之程工度材
毫計縷會費不佗取而用適足既成上樓下堂視前不
侈揆今不陋堂顏存舊示不忘始樓面勢直名不得仍
故四顧茂林修竹翦然環翠則取太白錦城散花詩飛
梯綠雲中之句易以今名且屬德秀記始末德秀聞能

勤小物者然後能成天下之務小之不圖大於何積公
於一樓之費不苟取以濫漕計其勤小物者歟又聞能
審取舍廢置者然後能盡用物之智今公儲所不當用
之財以適所用其審取舍廢置者歟若是而成天下之
務盡用物之智不難矣使公繼自今得一行其勤小物
之志盡籠天下大計其取舍廢置有萬萬於斯樓者則
其利天下豈有既耶是可書也雖然亦有懼焉人之情
於物得之孔易則視不甚惜後之人其毋以斯樓也不

病吾財而取諸無用或者傾弗支漏弗補以隳公之志也夫其抑思此以自警也夫公名彥德字國華廉正仁信人也其為治如其為人樓之徙建以淳熙己酉十一月之二十五日斷手以十二月之三十日後一歲記

重修東鈐轄廳記

孫直言

益州占輿鬼之分為劍南一都會朝廷選賢鎮守以兵鈐統制兩路復用武臣二員副之兵農之便宜刑獄之輕重撫柔措置得以闕預權劇任寵賞格不次非諸路

比自咸平中掃清寇難之後垂六十年民編久寧不識
戈革上方精究治本圖安鑿危故鈐統之官益艱其授
皇祐四年端明殿學士楊公治州政成汾陽公由作坊
使領戎事下車逾年罔不修舉官舍頽圯經葺未遑公
從容請於楊公曰廳事將壓不足以庇風雨署表不嚴
非所以虔君命於是消辰始擬改作自庀事至訖役能
使人以悅道材工之費亡秋毫及民公本以儒學登科
而器用適變其規模制度審曲面勢雖梓人獻狀大率

出公之心匠焉萬瓦鮮鱗祛囂即新可以饗軍可以序
賓夫人之處湫陋則情竇煩宅清曠則神機王情煩則
耳目不得不怠神王則思慮不得不審茲必然之論也
識者謂公之構是宇豈特奉身而逸居專為宴豆之地
蓋將有所思焉所思者何國恩殊優思有以報之軍政
未便思有以更之使坤維阜安長見豐樂主上無西顧
意得非心之存乎以是而言則公之用心何如與夫侈
飾亭觀不急之尚可同年而語邪昔房琯所在繕理廨

宇乃著能名前史稱之今徹壞起廢廣併蒙之陰軒豁
壯觀宜無愧於古君子直言辱命俾文諸石謹提筆以
誌歲月

鈐轄廳重建報忠堂記

朱輅

唐自天寶以後置使劍南道為西川節度治成都而五
季之亂不一姓宋興藝祖受命首發畿甸兵番大戍蜀
而內選侍從執政望人為守帥置二護軍掌尺籍五符
以與府帥聯職而鈞其任建東西二寺以處之號東西

鈴轄而故老相傳號兩衙自建隆至靖康閱百七十年而規模建置如初日西鈴之居舊有堂榜曰報忠蓋大觀初高侯偉所治實創名之而以轉運判官周侯燾之文志其事及其作堂落成之歲月而磨石書刻而碑之建炎中朝廷始命樞臣奉使宣撫四川號處置而聽其以便宜黜陟於是加府帥安撫而省西鈴之員所居之官既不復嗣其前而堂之棟宇榱題僅存於荒園廢址之間逮今二十有三年而閭井皂隸樵蘇牧圉蹂躪出

入游居參錯於其下紹興丙寅之歲劉侯光輔始以右
武大夫涖其職於東鈴之公館考其官職存廢而惜其
堂之寢以壞也乃度地鳩材更築於所治而徙置碑石
於堂中悉所得舊材徹去腐敗而易以新竹以箇木之
棟楹梁衰者以枚椽以枝合三千五百九十甄之大而
磨者以方狹者以條瓦以半合二萬三千三百堂之深
三丈八尺而廣加二十之一工以日計者合役夫七百
五十二起於紹興丁卯正月以丙戌而訖於三月之戊

子而後以成其經理營度皆侯意所自出而數十年將壞之屋鼎新於一日侯之說曰鈐兵之官一職而二員一廢一存而職不改其舊况其名報忠而光輔之來猶不異於建官之初而使前人之志泯沒而不傳乎且光輔世將家出入宿衛扈從邊陲為扞禦蒙寵遇於朝者不一世上幸不棄錄其薄効微勞使治兵蜀土以祿其家日夜思自奮勵願効尺寸副恩獎新斯堂也追維昔人名堂之意朝夕而思之以無忘吾家世事君許國之

初心豈其游觀燕享之適哉是宜書侯居官無所苟自始
至至且去嗇衣節食收理其遺棄材植葺其樓亭齋閣
堂宇敝陋者十有四而樓之四周增屋亦二十間又惜
公宇歲久將仆者相繼余所經歷率匠意區處將次第
營理之期必葺乃已而於茲堂之役尤致意焉其知為
臣之義也與紹興十六年記

東園記

李良臣

山林泉石之勝閒曠靜深與人跡相絕如廉夫節士冲

澹高簡子立塵外使人一見之名利之心都忘雖平時
貪黷忿躁胃次焰焰未易撲滅者亦復念慮灰凍得大
自在於一息之頃然廉夫節士多滓蛻埃壤自放乎山
顛水涯披莽蒼而耕橫清冷而漁甘守枯寂不可褻適
而山林泉石之勝常宅乎幽巖絕壑崎嶇阻遠之地非
離世遁俗捐妻子情愛棄富貴利達長往而不返者莫
得以享其樂也成都西南大都會素號繁黷萬井雲錯
百貨川委高車大馬決驟乎通達層樓複閣蕩摩乎半

空綺縠晝容絃索夜聲倡優歌舞娥媼靡曼裾聯袂屬
奇物異產瑰琦錯列肆而班市黃塵漲天東西冥冥
窮朝極夕顛迷醉昏此成都所有也跂而望山林泉石
不啻楚越之隔曾得而夢見之哉益州路兵馬鈴轄种
侯治其後園為池亭臺榭植佳華藝美木館宇星陳欄
檻翼翼於闌闌鼎沸之中而有清流翠蔭蕭寥傲睨之
適易喧而寂變劇而閒易其所難而致其所不可致茲
不亦異乎惟舊有池泉竇堙塞涸為枯泥偶新泉破地

而出從而導之則故泉繼發感沸衍溢滙為澄澗因築堂其北命之曰雙泉挾以二軒曰錦屏以海棠名曰武陵以桃溪名梁池而南為亭曰寒香以梅名後為茅亭曰幽芳以蘭蕙名池東為大亭曰三雨以桃李梨名池南兩亭東西對峙曰綠淨曰連碧雙泉之北有老栢數十株巨榦屹立為亭其中曰翠陰復樓其東曰朝爽西因垣而山曰五峯下曰五峯洞前為山館水繞環之宛如山間也於是來游者舍轡而入門則塵容俗狀如風

卷去俯清泉弄明月睇層巒之峩峩悅鳴禽之嘲啗風
露浩然煙雲滿衣主賓相視仰天大笑初不知其身之
在錦官城中也嗟乎侯之才力智思亦高且深哉埏埴
風物吐吞光景來清游於萬里收成功於指顧然則推
之以撥亂解紛舉瘡痍疲瘵之俗而登之華胥之國吾
知其不難也已抑又有說焉僕守簡池連歲以檄程四
川進士試文凡一再至少城至必謁侯侯輒具宴俎以
相酬酢視其後圃荒第不治無異村疇侯其意者以國

步方艱未暇有以自樂也今年春解紱陽安來謝諸臺
距前時不越數月耳而土木一新恍如幻出不覺失聲
驚嘆曰是何神且速也蓋隣境交歡太母來歸遠近內
外和氣充塞今者不樂將何時而樂乎於戲若侯者可
謂能與國同其休戚矣是皆僕之所喜書而不得辭者
也侯名湘字楚源豹林隱君之後浮休居士之外孫說
禮樂而敦詩書有古元帥之風云

成都文類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成都文類卷二十九

宋 扈仲榮等 編

記

官宇四

重修館驛記

張庚

景祐丁丑冬劍南缺牧上求數治於蜀素為蜀人所德者時一二弼臣以今知府審學公名聞乃輟開封內史

來鎮三蜀蜀人喜公以近職持節靖遠方無不東鄉相
語曰公昔為青神邑宰不尚威而仁靡不畏其仁為十
五州憲使不尚惠而尚直靡不愛其直守東川仁威惠
直兼用而不貸我三蜀民已嘗以公之政與乖崖文康
相輕重矣公既下車屬邑有吏納為保長而殺人者金
反桎梏其非罪者為死罪至刺史廷公曰囚色寃而護
囚者氣不直護囚者其囚乎命讞之護囚者即保長果
煞人被囚者始豫爭口語果不殺人逮正其獄則遠近

謂公為神明焉已邠夏秋不雨舊梁益間遇旱災雖民
饑死滿道而為牧者率不敢聞上求減抑常賦獨公曰
屬土若穿民平日猶艱食今千里熻熻稼已病矣苟坐
觀其弊人謂我何亟謀於司漕明太史太史天下奇材
也勇於義與公飛驛告於朝不越月竟得詔蠲被旱之
租半用是穀不甚翔活力田之民數萬計議者謂公之
惠不減於時雨焉公復念屬之帛供他道軍須最多矧
昊賊未誅王師宿隴外若經度不中權賜與安出乃奏

添雨稅外租布直洎官場買物價衆既便之歲入加倍
舊府帑多積絲相訟成弊因募工紡織之得絹四萬匹
皆北輪以雄邊古人謂體國利民之道行之甚難公居
方面從容而行猶不為難焉噫審決既明吏卒知懼食
用咸足盜無繇起貢入有備官可少安由是公語諸佐
曰周之侯國十里有廬廬有飲食而賓至如歸且成都
館基於孟氏再完於國朝太平興國中迄今五十年而
梁壤棟橈寓者負覆壓之畏苟乘此餘力不為新之則

後將安仰請監兵王君為我計其材材必出於官勿出
於民為我程其工工勿藉於民必藉於兵王既健於事
自春旦星之中至冬危星之中治屋三百間堂廡庫廡
甲丙相位館既成公之門生庚獻重修成都館記然春
秋之法修舊不書今足書者知府宥學公行事云寶元
二年十月二十日

新都縣修廨舍記

范鎮

昔仲由治蒲溝池深墻屋甚閑夫子過之歎稱其三善

薛惠為彭城郵亭廢橋梁不通父宣觀之弗曉以吏事
何則入其國知其教觀其法知其智必然之至理不易
之經義也古新都之勝邑當益部之北道賦輿錯出編
籍浩繁宰非真賢人或罹害東漢中第五訪以最聞相
去千載間寂寂寥寥罕嗣興者故此縣頻年仍以不治
終故官事之舍寢久不支震風凌雨無帡幪之蔽上燥
下濕鮮闔閭之避欲其隆撓棟敞壞梁非剛廉敏明首
公而餘裕者其疇能志於是乎汾陽郭君繇中秘書為

之宰正色率民溫文馭俗小大之獄得必以情幼壯之科慎於同力農入異於他界民居極於按堵居一日冒言其衆曰署者位之表寺者事之嗣嗣不謹則事弛表不立則位廢既廢而弛政將安出因上其狀外臺儲堅財募良工凡堂除廊廡若干起某年以某月日成謂子鄉樹孔邇俾記其事予嘗病人有貴因循重改作容身謹職而去者不爾則專勤於末務急諸下以稱待過客今而獄必以情信逮下也力不同科仁惠心也農入則

時順人安則事集以是而舉其古人之政乎後之居是舍履信繇仁以順時集事而民不受其賜者鮮矣

華陽縣署記

陳薦

今上壬午春東武楊君承詔宰華陽華陽戶五萬征賦獄為蜀大縣甲君通敏敢斷究法家本意照隱以明決繁以約摧暴以威扶弱以愛未期政為下信且樂整整號無事部中無老稚既恨來晚又畏亟更去君嘗以縣署久頽半不能蔽風雨集材工新之周季孟成穹隆軒

豁慕叙鱗列素不及陋飾不及侈凡人居所宜有者大小悉具夫乘權役人為土木功此易白白懷惠而為則無怨今君為家長能庇衛之增繕一署真可為後之來者宜念權主恩也得以尊已布一令無忘尊主居民力也得以休已舉一事無忘休民二者無廢何愧負哉自侯國為郡縣政教刑罰粹靡平峭生靈大休戚治亂大根柢咸在郡縣矧郡務間安叢冗縣宅大本蓋事之蝕民蠹國必由芽蘖以迨蔓衍縣能斲去芽蘖則郡無芟

雜蔓衍勞可非人耶於戲天子深拱總綱以豐祿美賞
收羣吏功相君能輔上來俊良以署吏俾天下郡縣櫛
櫛俱材則桓撥基幹章焉在茲薦來尉此適會新署成
託文以題歲月辱為僚不得讓本其事以書慶歷四年
記

頌詔廳記

張俞

昔諸侯異政周道所以衰微刺史宣化漢德所以隆盛
有宋建國承唐弊極剗五代亂本造四海法制廢諸侯

削武力割郡縣建官司齊統紀壹號令相臣議政於上
守臣布職於下上下合德君臣同功淳乎無為陵軼周
漢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弘農公治蜀
二年舉漢刺史之職宣號令於方國乃相府門之右地
作宣詔廳恢廓穹崇壯觀藩宇於是文武僚佐將校吏
士相與觀而議曰夫詔者天子之命令制治之大猷也
禮樂由之而生教化由之而成刑罰由之而清赦宥由
之而行賦斂由之而平法度由之而明兵以之休民以

之寧大哉詔旨包天地昭日星澤羣生定八極帝王之
彛訓也在昔睿聖用之而興昏季失之而廢循良奉之
而治姦宄違之而亂詔之所繫可不慎哉今天下州郡
唯蜀為大封域有岳鎮之重刺史有方伯之尊梁岷奠
其區江漢流其域左控秦隴右扼戎夷統制二方包帶
萬里俗侈物衆姦訛易動往者守將貪戾虐用其人蒐
慝聚頑賞罰自任上卹之則下暴上與之則下奪上宥
之則下罰上通之則下塞詔令不布王澤不流於是三

盜乘而互亂順均盱也則非蜀之罪姦臣之罪也我公
圖治亂之本冀安斯民莫若宣詔旨諭羣心薄賦斂省
刑罰屏貪吏戢驕兵節財用息民力隆學校厚風俗一
年而教遂行二年而歲大稔和氣昭洽休祥蕃滋天子
聞之寵以休命觀夫大厦岳立號令神行堯言舜謨天
光日照乃有黎老童稚鼓舞而頌曰昔之婪婪吾民亦
貪今之煦煦吾民乃豫頌詔之德永我王度於是天下
知公之在蜀不苟利其身若此之遠矣昔黃霸為隸川

太守宣布詔令民咸知上意王襄為益州刺史宣風
化於衆庶使辯士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漢宣嘉
二守臣之良史冊載為後世法今聖上德冠孝宣我公
政邵於襄霸斯廳之作上揚君德下敦政本可以風天
下勵後人孰有間哉俞從郡士之後采錄謠頌紀德音
以備史官之載冊如班固者焉

新繁縣衛公堂記

宋侑

堂名衛公思賢也陝右之孟明館襄陽之浩然亭與夫

召伯埭房公湖之類地因人而重名隨地而傳更千百
歲灼然如昨日事蓋盛德著當時遺風播後世雖窮遠
遠近之不齊其有所思則一也繁江令舍之西有文饒
堂者舊矣前植巨楠枝幹怪竒父老言唐李衛公為令
時鑿湖於東植楠於西堂之所為得名也公諱德裕字
文饒大和中來鎮蜀由蜀入相方言地誌駁落難究傳
又不載在繁之因而縣之西南有二橋名蠓水者尚當
時遺事里民類能言之則父老所傳蓋有本云南充雍

少蒙涖邑之始慨然思公之賢而慕之顧斤其字名黥
於卒胥稱謂之口廼障堂後壁嚴繪其像榜曰衛公堂
以尊異之公偉人也文獨步於一時武折衝乎千里忠
嘉表於四朝功業冠乎近代會昌之政幾致中興蓋與
姚崇相上下然其至誠能化悉怛謀之野心而不能杜
牛李之讒口能決策制勝於晉潞回鶻之役而不能明
智於其身能以死後之精爽感動令狐而不能解其生
前之恨能使繁人指樹懷之至今而不能容於宣宗之

世原公之用捨係唐之盛衰則凡所不能豈偶然哉要
之萬世知有李衛公斯無憾耳公之顯烈尤著於蜀而
遺跡獨存於繁凡經幾令莫或加意今少蒙始圖其形
是正堂名庶幾觀英姿而想賢業非直慰邦人無窮之
念且思齊焉少蒙明敏絕人學博而文工朝廷才之擢
貳劍陽矣不以將去而怠於歐剔蠹根疏滌利源事迎
刃解吏不敢肆百里帖帖然猶思衛公之賢以自廣此
其志豈小哉夫苟謂之賢世異而道同衛公之植斯楠

豈期後人之思乎誠能思之又能繼之殆使後人而復思後人也安知無若今日之為者又正名設像紓邦人無窮之念耶政和八年記

雙流縣令題名記

缺名

二江令解之東偏有故題名碑廳存焉石理疏惡字畫漫漶固難於傳遠而規置短狹追琢幾滿又無以待後蓋自咸平以上缺而弗錄已亡可考自咸平以後雖歲歷僅可識然或並著到罷或頗脫弗著不能皆詳焉朝

奉郎知縣事李侯嗤其然亟礮石將易之前馳書求余
記某曰李侯子之易此石也將書日月紀官次為新故
授受文具則某無以言矣將揭姓氏張善惡為銅墨坐
右炯戒則某請效其說古今論賢令咸曰西門豹之投
巫媪董宣之格主奴何易于之焚詔版此數者誠難能
然某弗尚也以為是特奮湏臾之決就譎竒之名耳非
所以為中行法也彼縣令自有職調護柔良知其苛瘼
謹察幽隱達其蟬呻經以德義緯以法理主以質實附

以文雅若是者顧不足就名耶而何以驚世之迹為今夫侯所謂賢令使人愛思者有能出此耶而所謂惡吏為人譏詬者有能為此耶嘗試以此迹前人姓氏而尋善惡之實吾知其不可掩已然吾聞二江有三相皆舊縣尹也縣人頗矜以為寵常名其廳存其像而鄉先生鄧公又載諸詩以實之其一人乃唐逍遙公韋嗣立也當時之政號為二川最人以故到于今傳之其二人則名與像俱亡矣意其政無它異故易泯也嗟夫以公相

之尊等縣邑之陋名數品級孰為顯晦然朱邑為畜夫
去今千載猶歆歆起人意而二人者生雖貴重無二死
曾不得與桐鄉烏鳶共飽此可為吾大誠夫惟毋陋微
官而恐忝所荷有如潘河陽之志則韋公無難為也決
為之而已矣李侯名孟侯字聖舉由華陽遷此邑再以
治辨聞亦近世賢令之一云

華陽縣主簿廳內東壁記

李燾

李師望會昌六年攝丞專知大中元年秋得替就選金

堂縣令遷南路運糧使兼監察御史裏行遷昌韶台印
黎等州刺史咸通九年八月九日自朝議大夫前守鳳
翔府少尹賜紫金魚袋授雋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定
邊軍節度眉蜀邛嘉黎雅等州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
蠻并統領諸道行營兵馬制置等使右一百一十九字
在華陽縣主簿廳事之東壁自會昌六年丙寅距今乙
丑凡三百歲筆墨塗糊間已缺壞不可讀叅考史謀乃
得其全而李師望三字特居上方點畫故在飾以丹青

亦未泯沒也按方鎮表定邊軍建于咸通九年六月廢于十一年正月始師望言成都經總蠻事道遠不時決請析邛蜀嘉眉黎雅雋七州自為定邊軍屯重兵于雋而治於邛懿宗入其言即詔師望為節度使然邛抵成都才五舍雋最南去邛州又千里緩急首尾不相副而師望肆為誕謾居之不疑益務培斂自厚又欲激蠻怒幸而有功殺蠻使楊首慶等戍士既積忿將醢師望以逞會召還而竇滂之滂貪沓尤甚蠻未動而定邊先已

因已驟信乘之遂傾國入寇焚掠斬艾莫撓其鋒進圍
成都期月乃去始蜀人被嗟顛之酷痛未定也適四十
二年而首龍復來徵盧耽善守吾其蠻乎師望不知何
許人史亡其傳其為鳳翔少尹也資治通鑑錄馬史亦
弗載今以壁記考之其資歷尤為詳備蓋師望初攝華
陽丞專知捕賊務既而一為令三為刺史皆蜀郡邑宜
師望之習於蜀故也唐自天寶以來方鎮強於京師作
福作威狼抗無上師望熟見夫前日之竊位者驕縱自

如而天討終亦弗及包藏禍心睥睨旌鉞者非一日矣
卒因蠻事鑿空抵巇幸得所欲定邊既自為軍而西川
節度權始奪矣統押近界制置行營師望實兼領之而
成都不得與也師望始丞于茲星一再終而遂建大將
旗鼓獨制方面符舊邑趨新府彼誠嗜利忘恥得意驕
色政自滿盈而昔之皂隸輿臺猥蒙師望顧盼之恩者
又將以夸眩曹偶猶恐其不大章明較著也則相與更
治其嘗所居止使益壯麗大拱方梁塗澤蒼黃揭其姓

名而大書其官爵推究本始用為光華情狀卑鄙抑至
是豈不重可憐笑也哉然而度其當時所以稱贊師望
者又不止此也此特其僅存者爾師望往師定邊曾不
再臘而寇難遽作蜀人恨不食其肉而師望復以智免
則夫鄉者稱贊之具自當掃刮磨滅不留蹤跡而東壁
所記亦遭巧墮矣孰知其歲月浸久風雨摧剝筆墨隱
然復出於楹楠間耶烏乎殆天意也春秋三叛欲蓋而
章其師望之謂歟師望之生既幸脫斧質讀書史者又

以瑣細濶略不復窮究然其創造禍亂傾覆邦族者要
不可赦乃緣壁記追正其罪使姦盜亦少知懲戒云

又壁記

前人

主簿古官也內自公府卿寺外則州郡及縣皆有之而
辟召各從其長天子不命也西漢二百年縣主簿莫見
於史永元以後召陵寧陽始用義烈著而考城事尤籍
甚歷魏晉七代乃無所聞蓋主簿於縣其秩最早與斗
食佐史均號少吏弗得亢禮丞尉非有瓌行瑋節則其

姓氏泯沒弗傳宜也高齊末造鄉官或降中旨縣少吏固多敕用而史記不詳文皇創隋始於長安大興二縣特置主簿其班僅得視九品之亞及唐則舉天下縣遍置焉除授悉經天官而品真在九矣且陞其位而使尉下之逮今猶然也華陽為縣古無之貞觀中始析成都置蜀乾元初又更今名當析置時主簿與令丞尉蓋隨而有載祀遐邈其聽事乃失故處今所居實自它轉徙棟宇非厥初也以會昌壁記乾符柱刻考之本唐捕賊

務捕賊務之名史絕不書其知務事者亦復無定或以
丞或以功曹參軍此皆因壁柱記刻而後略見其他固
不可復知也會昌迄今逾三百年兵數起成中千門
萬戶時遭焚裂求往日之破甃斷檻殆尺寸莫獲而此
廳事顧能獨存朽鏹朱墨未改其舊是故偶然耶將成
毀自有數也烏乎其閱人蓋多矣轉徙之繇與始得而
居者皆亡所推尋其可考者且此歲壬戌之秋余實來
主此縣簿掃壁而讀記洗柱而視刻念其多歷年所慨

然有感於余心行且去矣乃使匠氏支植傾頽革除腐爛墜茨丹雘煥如作新苟無它虞則繼自今尚可為數十百年計也興廢補壞敢不務乎遂并書設官置縣所從來為重脩主簿廳事記而刻諸梁以告後之人云

新繁縣三賢堂記

樊汝霖

吾友沈居中為新繁以暇日訪繁上故事則得賢者三人焉其一唐宰相李衛公德裕文饒其一我宋故贈太師王公益舜良其一龍圖閣直學士梅公摯公儀三賢

者李衛公王公嘗為是邑而梅公則邑人也居中於是
即縣署之東剏為堂繪三公像其上榜之曰三賢堂既
成以書抵予曰其為我記之嗚呼衛公之事業文章世
傳之史載之詳矣而不書其為繁豈以公勲烈如彼其
崇一縣之政不足為公道歟觀其節度西川所以治蜀
相武宗所以治天下而所以治繁者可見矣逮今餘三
百年父老思之不忘以縣署最大一楠四栢為公手所
植此與周人指甘棠以懷召伯何異前任人為此作文

饒堂後更名衛公蓋得之矣而堂宇褊小不稱及是居中徹而大之并與王梅祠焉王公始字損之年十七以文謁張公詠竒之改今字祥符八年進士後以殿中丞來為邑始至有犯法者鄉所素嫉也公條其姦上府流惡處自後一待以恩信迨其去不更笞一人去而為韶州終江寧府通判位不滿其德則有子荆國文公熙寧間相裕陵以經術為天下學者宗師梅公天聖五年第進士甲科歷臺諫言事有體仁宗嘉之嘉祐二年與歐

王韓范司貢舉得人甚盛時蘓內翰在得中以牋謝諸公而謂公為大臣元老其秋出守杭天子賜詩寵其行後徙金陵河中府以卒甚矣三人者之賢天下所共忻慕也而居中獨拳拳於繁其於李衛公王公不特取以勵已思齊焉蓋以勵來者也乃若梅公則將馬一邑勸焉或謂繁於成都為劇邑自梅公以來擢魏科躋顯仕者不乏賢在熙寧為御史元祐初自考功郎中知今潼州呂丞相蘓公皆賢之則有若周公尹正孺在今中興

為給事中羽儀朝廷蜀之仕者視為領袖則有若勾公
濤景山何獨一公儀氏哉居中曰然吾固知不可一二
數特取其所自始者爾而况梅居鄉時實與王相值凡
以詩往來者八十六和易而思深平淡而旨遠讀之使
人一唱三嘆大雅君子也吾喜其有補於風化為刻石
其祠矣有能登堂而瞻其像讀其詩雖暴悍者吾知其
易直子諒之心莫不油然而為之生矣以美化厚俗未有
捷乎此也是豈小補哉居中之論如此誠有味其言也

予是以書之居中名曰予金堂人建炎二年進士第三
人時以左奉議郎知縣事清慎強敏縣學縣南門一新
徵科以時庭無留訟逾二歲人安之唯恐其去也有不
予信視其所作堂亦足以知其人矣

雙流逍遙堂記

李燾

雙流有堂曰三相其得名最久案諸史牒唐韋嗣立嘗
長斯邑政績殊異後相則天中睿所稱三相嗣立其一
人也餘二人蓋莫知孰何或曰嗣立父思謙兄承慶仕

皆歷鳳閣鸞臺邑人深德嗣立故併思謙承慶法其形貌因集其門凡而號以三相他族不當間此或曰圖像故止一人好事者強增益之俾益三數不知嗣立為相實三拜三已所稱三相即嗣立也思謙承慶無與焉余謂思謙承慶雖無併存之寧過於厚若論思邑要當以嗣立為主且究其本末嗣立蓋長於治民相國殆無足言自隋改廣都曰雙流迄今踰五百歲佩銅章結墨綬者紛不可紀而嗣立獨擅能名入踐臺閣更以平章事

檢校汴魏兩州不嫌遠外先十八人請行晚益流落而
巡察使猶表其清白可陟之狀所長果在此不在彼當
時最課諒非苟相諛悅必有當民心可傳繼者惜哉予
未之聞也嗣立既能得民其好尚復與流俗小異雖屈
廊廟每自託於山林孝和嘗幸其居即詔嗣立襲逍遙
公夔故封逍遙公者嗣立之族人在宇文周時志節尤
高嗣立要非夔對然察嗣立曾懷本趣似不以紛華盛
麗為悅者顧弗能蚤自絕於匪人與楊宋崔趙同執國

柄豈必真知方外之樂抑亦羞處汙穢姑託此強自洗
濯乎故余於嗣立猶有取焉爾嗣立去雙流既五百歲
而予實來邑之類剝殘缺固非當時比而余又遲鈍迂
濶不堪世用拊存凋瘵惟恐傷之得免斯幸而何敢望
嗣立之最課若山林則予所固有也嗣立又烏得以權
執而兼取之乃即堂之南更啟牕戶垂嗣立故封而命
以逍遙簿領空隙徜徉其間庶幾不失余之初心且為
斯邑故事云

教授廳堅白堂記

李石

君子必擇其所宜居如適然居之猶擇也猶則宜不宜
有不暇擇而唯其所適焉大凡人之奉其四體莫不唯
其安佚便利與夫鮮華甘美之擇以為耳目鼻口之適
一有不擇則為非所宜而有不適焉者則命之曰陋陋
者不擇之病也故昔之君子出則願為九夷之居其處
也雖顏巷之惡不以為憂者凡以矯世之棄所陋而取
所宜者故能適適則不陋矣石以博士被罪還蜀不三

月天子神聖哀憐其罪畀以成都學官至是士友皆語以喜而嗟蓋喜其至而嗟以非所宜也既到官即舍慄慄數楹之屋皆支掌摧剝以為居者方冬春交雪散風雨之會屋之東隅無他草木唯梅竹二物如相視而嘻而相語以悲者方念所以流轉棄擯以即死得為此惠者乃天也因思所以自適者試酌酒梅竹間長言之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於是二物者相與笑之曰吾之二物所以得全於歲晚寂寞者以不

知其名之居也今子以是與我而名焉我一而物衆而我與物始焉仇敵矣以一堅而受衆脆則堅者磷以一白而受衆污則白者緇石於是復舉酒以酌二物且聊以自適而為求名者之戒



成都文類卷二十九